

光緒二十九年
閏五月
二十三日

北郊配位尊西嚮議

毛奇齡纂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紹熙州縣釋奠儀圖（及其他四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北郊配位尊西嚮議

目錄緣起
答難六條

清 毛奇齡纂

予濫受館職。值國家繼世之後。禮樂明備。且西南方闕。無考定典制諸事。惟有郊壇配位。以太常卿所奏下議。謂南郊南向。北郊北向。南北所向各異。而三祖配位。皆東一西二東三。以次旁設。則一偏東上。似乎北向之位。不無左反。因之羣議改正。館中諸先輩皆謂南向東配。北向西配。不宜南北兩向俱是東配。然且各執意見。有言無北郊者。有言北郊不當北向者。有言北郊無配者。皇上亦疑于衆說。問以配地有無。詢學士徐公。徵其是否。乃卒遲久不能決。以終無一定之禮可憑據也。合肥相公時方爲少宰。請召賓客于臥遊之堂。酒半。謂予曰。有北郊否。曰。有之。周禮言方澤祭。法言泰折。皆北郊也。當北向否。曰。當北向。國社對北墉。亳社對廟屏。皆北向也。配位皆東上。何解。曰。有解。陽位上左。南向之左當在東。陰位上右。北向之右亦當在東。皆東上也。曰。是矣。第禮必有儀。此可爲儀乎。指酒桌曰。假使南桌東坐賓。北桌亦東坐賓。則人必以我爲非禮也而去之矣。且此亦何據而云然也乎。曰。有據。何據。曰。據曲禮曰。誰不讀曲禮而敢言是。顧四坐曰。坐有習禮經者乎。四坐默然。轉向予曰。試誦諸曰。曲禮曰。席南向北向。以西方爲上。東向西向。以南方爲上。誦未既。公慨然曰。有是哉。禮之無所不備也。然而席皆上西。今配位皆上東。又何也。

曰。此在西漢之末。原有取曲禮之說。一皆上西。而其後鑒其誤而概反之。故一皆上東。皆上西者。據曲禮。皆上東者。據燕射禮也。公曰。諾。次日。復召予。令公子丹整編修君出禮經一本。則陳灝集說也。出儀禮一本。則吳澄考註也。啓之無可據。乃按其卷曰。上西上東。子試爲我明釋之。曰。夫席有向設。而陰陽分焉。此席所爲上。以設言也。北設南向。則設在陰而貴右。南設北向。則設在陽而貴左。北之右在西。而南之左亦在西。故曰。席南向北向。俱以西方爲上也。若兩郊之坐。則以向言之也。北設南向。則向在陽而貴左。南設北向。則向在陰而貴右。南之左在東。而北之右亦在東。故曰。郊南向北向。俱以東方爲上也。夫常席重設。而凡禮席當重向。此易曉矣。公曰。此非可以口舌爭也。令編修君列館中所議之說。設爲主客。作答難數條。且曰。試作一議來。予當爲掌院道之。又曰。凡祭地有無。與北郊北向有無。俱不可略。既而館中覘上無改向意。且亦有稍聞予說者。公乃昌言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遂罷議。先是黃門鼓吹。設兩簾于午門左右。名丹陛樂。所以導拜舞之節。而樂歌違錯。上命詞臣改製之。因有歷代樂章配音樂議。下之館中。時掌院學士爲澤州陳公。特以其議首屬予。及錢塘吳檢討。予上議一通。凡六千四百七十九字。澤州公大喜。謂坐而言之。起即可行。然其文未發也。同館爲詩者。相顧起草。實不知樂音與樂章分配何等。惟恐句字平仄多寡于宮徵有所拘限。遂于入直史館日。有問予曰。詩何以合律。曰。不知也。不知則何以作詩。曰。作詩者知作詩已耳。其能知合律乎。不知合律則何以合律。曰。有知合律者。而作詩者不知也。蓋作詩者我輩事也。合律者則樂官之職也。桂花曲者。唐供奉曲也。其曲入商調。又入平調。然而作詩者但見吳

城桂作三絕句耳。未知是法曲也。申胡子乞李賀作獻樂歌而吹之。賀問合何調。曰合善平弄。賀不自知也。後詩成。使黃門改歌。歌新詩。各合宮調。學士徐公亟稱予言以爲當。今歸田校經。而年已就木。恨不曾註三禮。且于太常樂奏未經考驗。抱此大憾。因于錄舊議之餘。并雜記議禮始末。以略見大概。其樂章配音樂議見疏議卷。

康鼎二十四年。太常寺卿徐元珙疏奏。現行祀典中。圜丘壇位北設南向。以太祖皇帝爲一配。東設西向。北設南向。以高宗皇帝爲二配。西設南向。以世宗皇帝爲三配。東設西向。以高宗皇帝爲四配。西設南向。以高宗皇帝爲五配。東設西向。以高宗皇帝爲六配。西設南向。以高宗皇帝爲七配。東設西向。以高宗皇帝爲八配。西設南向。以高宗皇帝爲九配。東設西向。以高宗皇帝爲十配。西設南向。以高宗皇帝爲十一配。東設西向。以高宗皇帝爲十二配。西設南向。以高宗皇帝爲十三配。東設西向。以高宗皇帝爲十四配。西設南向。以高宗皇帝爲十五配。東設西向。以高宗皇帝爲十六配。西設南向。以高宗皇帝爲十七配。東設西向。以高宗皇帝爲十八配。西設南向。以高宗皇帝爲十九配。東設西向。以高宗皇帝爲二十配。西設南向。以高宗皇帝爲二十一配。東設西向。以高宗皇帝爲二十二配。西設南向。以高宗皇帝爲二十三配。東設西向。以高宗皇帝爲二十四配。西設南向。以高宗皇帝爲二十五配。東設西向。以高宗皇帝爲二十六配。西設南向。以高宗皇帝爲二十七配。東設西向。以高宗皇帝爲二十八配。西設南向。以高宗皇帝爲二十九配。東設西向。以高宗皇帝爲三十配。西設南向。以高宗皇帝爲三十一配。東設西向。以高宗皇帝爲三十二配。西設南向。以高宗皇帝爲三十三配。東設西向。以高宗皇帝爲三十四配。西設南向。以高宗皇帝爲三十五配。東設西向。以高宗皇帝爲三十六配。西設南向。以高宗皇帝爲三十七配。東設西向。以高宗皇帝爲三十八配。西設南向。以高宗皇帝爲三十九配。東設西向。以高宗皇帝爲四十配。西設南向。以高宗皇帝爲四十一配。東設西向。以高宗皇帝爲四十二配。西設南向。以高宗皇帝爲四十三配。東設西向。以高宗皇帝爲四十四配。西設南向。以高宗皇帝爲四十五配。東設西向。以高宗皇帝爲四十六配。西設南向。以高宗皇帝爲四十七配。東設西向。以高宗皇帝爲四十八配。西設南向。以高宗皇帝爲四十九配。東設西向。以高宗皇帝爲五十配。西設南向。以高宗皇帝爲五十一配。東設西向。以高宗皇帝爲五十二配。西設南向。以高宗皇帝爲五十三配。東設西向。以高宗皇帝爲五十四配。西設南向。以高宗皇帝爲五十五配。東設西向。以高宗皇帝爲五十六配。西設南向。以高宗皇帝爲五十七配。東設西向。以高宗皇帝爲五十八配。西設南向。以高宗皇帝爲五十九配。東設西向。以高宗皇帝爲六十配。西設南向。以高宗皇帝爲六十一配。東設西向。以高宗皇帝爲六十二配。西設南向。以高宗皇帝爲六十三配。東設西向。以高宗皇帝爲六十四配。西設南向。以高宗皇帝爲六十五配。東設西向。以高宗皇帝爲六十六配。西設南向。以高宗皇帝爲六十七配。東設西向。以高宗皇帝爲六十八配。西設南向。以高宗皇帝爲六十九配。東設西向。以高宗皇帝爲七十配。西設南向。以高宗皇帝爲七十一配。東設西向。以高宗皇帝爲七十二配。西設南向。以高宗皇帝爲七十三配。東設西向。以高宗皇帝爲七十四配。西設南向。以高宗皇帝爲七十五配。東設西向。以高宗皇帝爲七十六配。西設南向。以高宗皇帝爲七十七配。東設西向。以高宗皇帝爲七十八配。西設南向。以高宗皇帝爲七十九配。東設西向。以高宗皇帝爲八十配。西設南向。以高宗皇帝爲八十一配。東設西向。以高宗皇帝爲八十二配。西設南向。以高宗皇帝爲八十三配。東設西向。以高宗皇帝爲八十四配。西設南向。以高宗皇帝爲八十五配。東設西向。以高宗皇帝爲八十六配。西設南向。以高宗皇帝爲八十七配。東設西向。以高宗皇帝爲八十八配。西設南向。以高宗皇帝爲八十九配。東設西向。以高宗皇帝爲九十配。西設南向。以高宗皇帝爲九十一配。東設西向。以高宗皇帝爲九十二配。西設南向。以高宗皇帝爲九十三配。東設西向。以高宗皇帝爲九十四配。西設南向。以高宗皇帝爲九十五配。東設西向。以高宗皇帝爲九十六配。西設南向。以高宗皇帝爲九十七配。東設西向。以高宗皇帝爲九十八配。西設南向。以高宗皇帝爲九十九配。東設西向。以高宗皇帝爲一百配。

某議古但著郊禮而不著二郊分合之禮。故議者多據宋人說。謂天子祭天不祭地。社卽地也。又無南郊北郊之名。至漢成帝朝。匡衡、張譚輩始有分立二郊之議。而至于南郊南向。北郊北向。則自古迄今並無考據。惟宋政和禮始分兩向。而明嘉靖間因之。且從來祭社未聞有配。則是郊之祭地與祭地之有北郊。以至北郊北向兼有配位。卽此四事尙無成說。而欲于配位東西執兩端以定一是。此一闕之市也。特某謂天子必祭地者。周禮大宗伯掌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地示禮卽祭地禮也。故曲禮云。天子祭天地歲徧。而周頌昊天有成命篇曰。祭天地也。雖天地合祭與分祭。說尙未決。然其有地祭明矣。是以禮器曰。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孝經曰。王者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皆言天地兩祀之義。而祭法直云燔柴于泰壇。祭天也。瘞埋于泰折。祭地也。則有其地。宗伯之職。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則有其物。爾雅

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則有其名。周禮凡以神仕者。冬日至致天神人鬼。夏日至致地示物。則有其時。大戴禮祭天之詞曰。敬拜皇天之祐。祭地之詞曰。敬拜下土之靈。則有其祝辭。是王者祭地在諸經歷歷有之。若云社卽是地。則王制不當云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矣。是以尙書云。告于皇天后土。左傳君戴皇天而履后土。此后土地也。周禮王大封則先告后土。左傳共工氏有子爲后土。此后土。土神卽社神也。蓋社雖地示之一。然而大示與土示。端有別矣。若夫南北二郊。則家語所云兆帝于郊。周禮所云兆帝于四郊。月令所云孟夏之月迎夏南郊。孟冬之月迎冬北郊。無非郊名。是以孝經說云。祭天于南郊。就陽位也。而註者謂必有祭地北郊與之對文。至周禮二郊之名。南曰圓丘。北曰方澤。而禮器云。爲高必因丘陵。謂必因已高之丘。而營壇于南。名爲因天。事天爲下。必因川澤。謂必因已下之澤。而加墀于北。名爲因地。事地則已展轉有經據矣。雖北郊北向。經無見文。然地示與土示通。社之向卽地之向也。周制祭社必社壇向北。君立北牆答祭之。以爲社祭土。而主陰氣。是以郊特牲云。君南鄉于北墻下。答陰之義也。且凡社亦然。故又云。薄社北牖。使陰明也。而陳氏禮書直曰。其位則神南面而王北面。示北面而王南面。神者天神。示者地示。此固推之壇位而繳然者。若謂南郊有配。北郊無配。比之于社。則祭地大祭也。並不當與社祭等。蓋地示稱大示。天官大宰祀大示。大宗伯祀大示。其號稱大號。視稱大祝。詔贊者皆稱詔大禮。贊大祀。而社示。土示及丘陵川澤之示。不過從地示類通之。以漸降殺。故圓丘方丘皆無神主。而社則社石社主壇并列焉。天神地示皆無人帝人示。而社則后土爲土人示。后稷爲稷人示。分壇而共壇焉。此則

非可以社例比見者也。故地之有配。在經傳已明言之。考公羊傳與緯書鉤命決俱云。郊所以必有配者。以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謂郊祀外神。不是室神。不可無主以安之。今日地神不配。將毋地亦是室神乎。是以孝經說云。后稷爲天地之主。故南郊北郊。必以稷配。謂之爲主。文王爲五帝之宗。故明堂五室祠五方五帝。必以文王配。謂之爲宗。是天子必祭地。其祭地必在北郊。北郊必北向。且北郊亦必有配。諸說雖繁。然亦大概可睹矣。獨是南郊配位。其在南郊者。既首東設而尙西向。而在北郊者。亦首東設而尙西向。則一偏之儀。在諸禮既無見文。而前代相因。又不能詳所自始。因有改制之請。見諸率常。而不知配位東西。全本曲禮。蓋西漢儒臣。誤承其意。而後王刊正。遂因之一反。而世不察也。曲禮云。席南向北向。以西方爲上。東向西向。以南方爲上。夫南北亦殊向矣。乃殊向而不殊上。何故。曰。席蓋有首尾焉。所謂端也。侍坐于君子。其數席之法。必認席之端而定其所上。故席南向者。人向陽而席居陰。以席爲主。則坐在陰位。席向北者。人向陰而席居陽。以席爲主。則坐在陽位。是以陰尙右。而南向之右則西也。陽尙左。而北向之左則亦西也。故曰。席端之所上。皆西方也。此以常坐言之也。東向西向之所上。皆南方也。猶是也。若禮坐之席。則以向爲主。南向者陽位。陽尙左而尊東方。北向者陰位。陰尙右而亦尊東方。故燕禮云。司宮筵賓于戶西。東上。戶西者。西牖之前南向也。東上者。尙東方也。射禮云。賓席南面而東上。衆賓之席繼而西。南面在牖前也。繼西者。尊東方而殺西方也。北向亦然。社主東上。而稷主繼西。太社太稷皆東上。而后土與后稷之人。亦又繼而西。東上爲尊。而繼西爲殺。然且位既上東。則席端亦東。燕禮司宮卷

重席設于賓坐。東上則席端亦在東也。鄉飲酒禮云。賓升席自西方降席自東方。則以升席必取下而在席末。故自西降席必取上而在席端。故亦自東也。然則禮坐必上東有固然矣。蓋禮坐有賓主。賓主必相向。相向者以向爲主。與常坐不同。乃西漢郊壇本是禮席。亦復取曲禮爲據。如元始儀載祭天于南。以先祖配。祀地于北。以先妣配。而前志于孟春合祀之位。直以天地皆南向。而天位在西。地位在東。尙西方也。一如曲禮所云。席南向北向。以西方爲上也。配位皆西向。而高帝在南。呂后在北。尙南方也。一如曲禮所云。東向西向。以南方爲上也。此在劉歆左咸之徒。直據曲禮說而定之爲儀。而不知其不可者。以彼所尙者是常席。而非禮席也。且女主無配理矣。雖孝經說云。祭天圓丘。象北極。祭地方澤。象后妃。然以之爲比。而不以爲配。揣其用意。不過以新莽行詐。將借之以譖元后。原不可訓。況侍坐無虛席。謂傍坐東說。則其坐儘北而虛其南。所以親正位也。今正位南向。而高后在北。高帝在南。則后親天地。而帝席反疎。是以後漢配地儀。初改薄后。繼改光武。且又改南上而作北上。似乎早鑒其誤。而魏配伊后。晉配德后。梁配德后。陳配昭后。相延不改。至唐世以還。始有二祖三祖之配。卻去女主。然而配位南北。一皆尙東。適反乎漢代誤遵曲禮。一皆尙西之謬。此雖史文闕略。並不知何時刊正。而宋代沿之。有明之嘉靖成之。其所革者在曲禮。而其所沿者在燕射諸禮。一革一沿。未有非也。若夫偏岐一致。似乎礙觀。而禮儀所在。有至奇而實至平者。此則非尋常耳目所可拘矣。或曰。漢元始儀。但合祀天地。並非兩郊分祀之禮。且廟位設主。考西妣東。則尙西有據。而不知合祀所尙。與分祀同。未有合祀遵曲禮。而分祀反有異者。至考西妣東。此是恆

坐。卽祭時無主席配位。而郊則儼有主配。兩當照顧。豈可不主向而主坐如故。若謂唐開元禮。地壇南向。而配位東設。宋政和禮。地壇北向。而配位西設。皆無所誤。惟明嘉靖間有司誤據尙右之義。而以右爲東。則嘉靖所因。與有司之誤據。皆不可知。而上東則不誤也。上東不誤。則他制非所據矣。竊聞同館諸官。各有所議。其議改設者。未歸劃一。而議仍舊者。又爭之不盡當。一經同異。則斷斷兩端。必致水火。因敢申末議。而錄爲一通。以俟財擇。某日某議。

答難六條

有難者曰。旁坐必分昭穆。昭先穆後。一定之禮也。卽或昭穆分南北。亦分東西。然其左必昭而右必穆。無小異也。今乃拘東設。而以右爲昭而先之。固已非矣。況昭穆者父子也。父子可穆昭乎。曰。父昭子穆者。從父數也。若從祖數。則有父穆而子昭者矣。且昭左穆右者。爲尊昭也。倘尊穆。則穆亦居左。周制大禘。當祖尸出堂時。后稷文武皆南面。而二祧四親分東西面。然而穆考居東。昭考居西。穆首而昭次。彬彬也。禮固各有在也。

難曰。陽左陰右。分東西也。今北向則陽不東陰不西矣。此如山水分陰陽然。以山言之。則山南曰陽。山北曰陰。而以水言之。則水南曰陰。水北曰陽矣。尙得拘一偏之陽。尙東設乎。曰。正惟水南可爲陰。水北可爲陽。故東可爲右。西可爲左。蓋水以陰類而變南爲陰。猶地以陰祇而變東爲右。其義同也。不讀曾子問乎。葬綯至于塋。必止道右。道右者。路之西也。以爲葬綯向國北而止于路西。則行人可從綯之右來。是綯止

路西是右。行人從紉東來亦是右。西右東亦右。所謂凶事交相右也。倘遇日食之變而改凶從吉則必止道左。道左路之東也。紉止路東而行人從紉西來路東固是左。紉西亦是左。所謂吉事交相左也。是吉凶分陰陽而東西左右無一不乖反如是。是所拘者在陰陽未嘗拘東西也。

難曰。陽左陰右既可左西而右東則以先後右言之西可爲左而先設東可爲右而次設矣。此如明堂然。其在明堂也用東爲左。西爲右。及轉而玄堂則西左。東右。然。而王者至首冬則必先西北之左。然後乃循次而太廟而右。向使謂玄堂爲陰陰當尙右何不先東。而後西。耶。曰。明堂玄堂雖以南北分幽明而四時遞代八風圓轉十二辰周旋並無尙陰尙陽之分。故與南北郊位次截然不同。是以南郊祀五帝亦如明堂五室之左青右白南赤北黑而北郊無之。浸假如淳于之說則水木交事實始東北其首春祠帝便當以青陽北。與玄堂東。先九室十二堂而以次禮饗。何言不先東也。

難曰。天下有無定之左右有一定之左右無定之左右地形是也。如居三晉者曰左山右河此無定者也。何也。以居齊者之將右山居秦者之將左河也。若國位則一定矣。王朝之位左宗廟而右社稷天下有敢言左社稷而右宗廟者乎。是社之在西一定之位也。今必主東設何也。曰。地形之不定非不定也正以有異向而不定之也。如國語云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夫彭蠡在洞庭之東洞庭在彭蠡之西而反曰洞庭左彭蠡右以三苗之國北向故也是以楚王無疆曰夏路以左夫豈不知方城之在西而徒以楚適江夏則在路之東遂以左之三晉之左山右河亦猶是矣。若夫社之必在東則但以南向言之然且勝國之

社在庫門之東。則雖南向。亦復有社在東者。是以一屏之隔。南薄社而北宗廟。不禁東西一位。一變而爲北南也。又況軍行出廟。則征車南發。禰主嘗在東。社石嘗在西。而一當旃門北列。即不無禰右社左之異。故朝市廟社。亦惟無如衛莊者爲改向耳。今北郊改向矣。已改向而尙謂社位一定。必不東設。是何言與。難曰。位固無定。而議禮之位則有定。嘗讀鄉飲酒義矣。尊有玄酒。貴其質也。然而疏之者曰。北面設尊。玄酒在左。謂別設玄酒在酒尊左也。所以設玄酒在酒尊左者。謂地道尙右。貴其質素。夫尊之北面。正猶地之北向者。乃以玄酒在尊左而謂之尙右。則西本右方。雖在北向者亦稱右矣。今西設東向。其在祇西。猶玄酒之在尊左。而西本右方。亦如玄酒之稱尙右。此議禮之文。何不可者。曰。不然。東設之右。則北向之右。此地道之尙右也。西設之右。則仍是南向之右。北非地道之尙右也。夫玄酒在西。謂之在左。以酒尊言也。玄酒在尊之左也。乃玄酒旣在左。而又曰尙右。此以賓坐言也。玄酒在尊左。而以賓坐之南面視之。則在右也。以玄酒在尊之西也。故鄉射記云。東方謂之右个。夫東方而何以謂之右个乎。以爲射侯北向。其東際一幅。則右方也。此以射侯右之也。蓋北向者。以東爲右也。乃說禮者又云。凡射也。以西方爲右个。此又以射者右之也。射者南面。則又以射侯之西幅爲右方也。蓋南向之右也。是以曲禮曰。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載。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夫第左右焉已矣。必曰。人之左。人之右。是豈舍其人即無左右哉。蓋惟恐徒認東西。而于南北之所向有未審也。食筵有南北矣。南筵之左右。即東西也。萬一北筵進食。而亦左東而右西。則反戾矣。故曰。人之左。人之右。以人爲主。猶之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尙右。二三子亦尙右。夫孔子

之尙右。則右在西。何也。以南面也。門人北面。則其尙右者。在東矣。然猶曰尙右。以東西無主。而人爲主。今北郊則祇主之矣。以祇主之尙右。而乃強引鄉飲賓位所主之尙右。略南北而執東西。不其謬乎。

難曰。地道尙右。原非定義。此僅見漢人說禮。以之作左祖右社之解。實于二郊配位。有所未當。且配位西設。雖經無見文。然考唐開元禮。既設社主北向。又設后土于太社之西。東向。既設稷主于社西北向。又設后稷于太稷之西。東向。是太社。太稷。卽是地祇。而后土。后稷。卽是地祇之配位。然而地祇北向。后土與后稷皆東向。則配位尊西設。有明徵矣。乃必是東設而非西設。此何故與。曰。地道尙右。非儒者之私言也。禮運云。天秉陽。地秉陰。而說之者曰。惟天秉陽。故日月星辰皆左旋。惟地秉陰。故百山百川皆右行。是天地有陰陽。而左右因遂分屬之。彼社稷居右。特地道尙右之一節耳。故社壇北向而尊右位。無非此義。據郊特牲。引條牒論稷壇在社壇之西。俱北向而並壇共門。夫社尊太社而卑太稷。其皆北向。則猶之方丘之北向也。其位社于東而位稷于西。尊右也。猶之配位之首東設而次西設也。是以歷代社稷。皆異壇同壝。社東稷西。位北向而尊右設。而惟開元禮稍異者。此卽祀五帝者。有降人神于天神之說。並非以正位配位分正側也。夫社降于地。地有配。社無配也。稷又降于社。稷爲農神。后稷不自配后稷也。故南郊有配。北郊有配。社稷雖事地。而實無配。不待言矣。乃后土。后稷。兩俱傍設。亦升降其次。而並非配位。蓋祀有本祇。有人祇。本祇者。太社。太稷。如五帝之有青帝。赤帝之類。人祇者。后土。后稷。如人帝之有太皞。炎帝。人臣之有勾芒。祝融之類。徒以祇有尊卑。故位有次第。初以北向尙東之故。使社稷居東。后土。后稷居西。後更以尙東不足。且令在西者復轉而爲旁向。此則開元之異。

于舊制。然總是正位。並非配位。而以之爲配位之據。已非義矣。且夫尙右者以尊右也。今乃以尊東之故。而使祇居東。而人祇居西。是卑西也。又復以尊東不足。令人祇之降次于西之正向者。復改爲旁向。是卑西又卑西也。卑西又卑西。而反謂西設是尊右。吾未之聞。